

冰河洗剑录

(上)

梁羽生

冰河洗剑录

(上册)

梁羽生 著

华夏出版社

1990年·北京

目 次 (上)

- 第一回 八女同来生异事..... (1)
七年流落剩沉哀
- 第二回 神偷妙手知何处..... (21)
宝气珠光动盗心
- 第三回 秘笈奉还求曲谅..... (45)
佛珠空掷愤难平
- 第四回 毒酒甜言求秘笈..... (61)
神偷妙技戏天魔
- 第五回 居然意外摧强敌..... (77)
又见人问现侠踪
- 第六回 情天抱恨幽兰怨..... (100)
妖气弥空贵妇来
- 第七回 孤雏身世谜难解..... (114)
魔女恩仇恨未平
- 第八回 索女登门较身手..... (139)
飞杯裂案炫神功
- 第九回 云开月现分真假..... (157)
七露图穷辨友仇
- 第十回 深宵谛听金猴吼..... (174)
初会惊逢玉尺寒
- 第十一回 无多掩幔留香住..... (199)
依旧窥人有燕来
- 第十二回 人海茫茫何处觅..... (222)
鸿飞杳杳有谁知
- 第十三回 旧地重来增怅惘..... (237)
故人何往惹相思

- 第十四回 惊心怪客传书柬 (256)
孰料娇娃是贼徒
- 第十五回 十分险恶罗奇祸 (271)
一片真感玉人
- 第十六回 古堡劫人来异兽 (291)
穷途引路有神鹰
- 第十七回 各逞奇能寒敌胆 (315)
欲凭绝学斗强仇
- 第十八回 陷身不禁疑云起 (335)
脱险还警祸未消

第一回 八女同来生异事
七年流落剩沉哀

蜗角浮生换，怅年来车尘马迹，天涯望断。青塚寒鸦啼未了，凄绝此情难浣。更还有幽闺旧伴，死别生离同一恨，梦魂惊，犹似闻低唤。清泪滴，鸳枕畔。

深情负尽长遗怨，此生缘，镜花水月，都成空幻。弹剑狂歌临绝塞，云海苍茫人远，挽冰河洗涤尘丝乱。往者如斯随逝水，后来人应得如心愿。殷勤祝，嘘寒暖。

——调寄金缕衣

“红烛未残人已杳，情天难补恨绵绵。”自从经过了那一场情变之后，江湖上就再也没有人见过金世遗，春去春来，花开花落，到如今已是整整七年了。

他与厉胜男的哀艳故事传遍了武林，识与不识，都在为他叹息，当然各人的感想有所不同，有的人一直憎恨厉胜男，认为是厉胜男害了金世遗；有的人则在她死后原谅了她，甚至为她的痴情感动，也有些人是知道金世遗与谷之华有过一段恋情的，他们却为谷之华而感到不值。在他们看来，金世遗和谷之华本来是一对最理想的武林佳偶，都是厉胜男的不好，拆散了这对美满的姻缘。他们把厉胜男之死也当作是

她“工于心计”的表现，他们认为：厉胜男自知在情场上难与谷之华角逐，所以才用死来赢得她死后的爱情。

是是非非，恩恩怨怨，议论纷纭。但有一点相同的是：武林人士对金世遗的看法都已变了，没有人再把他当作“魔头”，大家都在怀念着他，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，做出一番事业。

在金世遗的朋友之中，除了谷之华之外，想念他想念得最深的人，乃是江南。

这一日是一个天朗气清的初秋佳日，江南一早起来，照着往日的习惯，带他的儿子到花园练武。他的儿子就是在金厉情劫那一年生的，如今也已是七岁了。江南自幼给陈天宇的父亲买作书僮，他本来姓什么，已不知道，一直被人唤作“江南”，他也就以“江”为姓，给他儿子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江海天。

杨柳青只有一个女儿，舍不得和女儿分开，因此将江南招赘来家，这个家也就是她的父亲——当年名震北五省的“铁掌神弹”杨仲英的故居。后花园这个练武场也是杨仲英生前布置的，一应练武器械，样样俱全。周围花树围绕，背山面湖，风景幽美。

江南看儿子练了一套猴拳，咧开了嘴乐哈哈道：“好，你这娃娃居然比爸爸还聪明，不用我教第二遍。”江海天伸出一根小指头，在他脸上一刮，江南道：“吓，你为什么羞起你爸爸来了？”江海天道：“妈说的……”江南道：“哦，我知道，你妈老是爱取笑我，说我喜欢吹牛是不是。不过，我今天是夸赞你，算不得自己吹牛是不是？哈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爸爸是从来未曾正式投过师，习过艺的，我的

武功呀，都是一点一滴从别人那里学来的，想当年你陈大伯……”江海天道：“我知道了。我已听你说过许多遍了。先是跟陈大伯学，后来跟萧公公学，再后来嘛，就该说到金大侠了。”

江南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咱们正正经经练功夫。孩子呀，今天我可要教你一样很难的功夫——翻筋斗！”江海天道：“哦，翻筋斗？”意思是要说：“翻筋斗有什么稀奇，我天天都在翻，用得练吗？”

江南笑道：“你别看轻这翻筋斗的功夫，这跟你们娃娃们乱翻一通可不同呀！这是金大侠教我的呀，哈，想当年……”孩子“噗嗤”一笑，江南道：“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呀，不行，不行，这话我还是要说。孩子呀，你固然比我聪明，但你的命也实在比我好得太多了，你一生出来就有人教，待到你学完了爸爸的玩艺，我还要送你到金大侠那里去学！”这话大约是江南第一次对儿子讲的，孩子登时乐得蹦跳起来，说道：“真的？你又说不知道金大侠在什么地方？爹，你不是哄我的吧？”江南大笑道：“到底逗得你说话了。”原来江南做了父亲之后，爱说话的脾气依然未改，他天天对着孩子，孩子又不会讨厌他，但是，他说话一多，就没有孩子说话的份儿，久而久之，反养成了孩子沉默寡言的性格，恰恰和他父亲相反。但孩子的天性活泼，碰到了高兴的事情，还是要乐得直嚷出来的。

江南道：“爸爸几时哄过你来。金大侠答应过收你为徒弟的。你在襁褓之中，他曾经来看过你，摸过你的骨骼，说你是一块上好的练武材料哩。”江海天道：“这个你也说过了，我要问的是，金大侠，他——”江南道：“哦，你要问的是

金大侠现在何方是不是？你不要担心，金大侠的话像金子一般，说过了就值价，决不有假。纵然我们找不着他，你长大了他也会来找你的。你这个师是拜定的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练吧，练吧！我先翻给你看！”

江南一个斤斗翻过去，蓦然间“呱”的一声叫了起来，将孩子吓了一跳！

原来江南一个斤斗翻过去，忽见花树丛中，似有人影移动，定睛看时，竟是一个女子。

江南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少女脸上蒙着一层轻纱，缓缓的从花丛中走出来，步法十分古怪，轻盈飘忽，竟似脚不沾尘，像个幽灵一般。

江南连问两声，那女子都不回答。江海天叫道：“爹，这边也有人。”江南望过去，不但他儿子所指的那个方向有人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都出现了同样服装的女子。

江南也是曾经过许多大风大浪的人，惊心动魄的场面也见过不少，而且他的武功，经过了金世遗的指点，也早已进入一流之列，定了定神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平生与人无仇，怕她们作甚？”但话虽如此，这四个女子来得太过诡异，江南对着她们，竟是不自禁的有点儿感到害怕。

那四个女子踏进了练武场，各自在一方站定，仍然一声不响。江南鼓起勇气问道：“喂，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是来找谁的？海儿，叫你婆婆和妈妈出来。”他的外母杨柳青是武林前辈，与各大门派，差不多都有点交情，这四个女子江南全不认识，因此想叫外母出来看看。

东首那个女子忽地说道：“我们是来找你的，并非要见你的外母大人。”江南道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找我做什

么？”那女子道：“你不认识我们，我们却认识你。今天到来，是特地看你练武的。”江南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，想不到我这几手不像样的三脚猫功夫，也居然有人赏识了。只是，你们这样来法，却是有点古怪。不过，我江南素来好客，不管识与不识都一样欢迎。但是主客之间，总得通个名姓呀。你们先进去喝一口茶，歇一歇，谈一谈，然后咱们再到这个练武场子如何？”

西首那个女子笑道：“人人都叫你多嘴的江南，果然不错。哪来的这么些废话？”江南道：“哎呀呀，俗语道：礼多人不怪，我请你们喝茶，又不是得罪你们，怎的反惹你们讨厌了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我们不是讨厌你，只是想快点看你练武。”江南道：“那也得我心甘情愿呀。与女人打交道是有点有理说不清，呀，我还是叫绛霞来陪你们聊一聊吧。”

东首那个女子淡淡说道：“你的妻子和外母么，我们早已有有人进去拜见了。不用你请她们出来。”话犹未了，忽听得杨柳青的声音在里面大叫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们是一些什么人，为什么乱闯进我的家来？你们当杨家是好欺负的么？”

东首那个女子笑道：“你的岳母怎的这么凶呀，比你更难说话。”江南叫道：“妈，你们先别打架，问明白了再说吧！”

只见杨柳青披头散发，执着弹弓，已是追了出来，邹绛霞也仗剑相随。杨柳青出来一看，见场中还有四个一式打扮的女子围着她的女婿，不觉一怔，问道：“怎么，这些人是什么人？你认识她们的吗？”江南道：“就是因为我不认识，所以才要问呀。”杨柳青道：“真是糊涂，你不认识，

为什么放他们进来？”江南叫道：“不是我放的呀，她们说、说……”话犹未了，杨柳青已拉动弓弦，噼噼啪啪，一顿弹子向这群女子打去。骂道：“糊涂，糊涂，你可知道她们在里面干些什么？简直就是一群强盗！”原来那四个女子是在邹绛霞房内翻箱倒篋，被杨柳青母女发现，赶出来的。

杨家的神弹绝技非同小可，连珠发出，有如冰雹乱落，有个女子闪避稍慢，被弹子擦伤了额角，这女子怒道：“老虔婆，你当我们是怕你么？”身形一晃，一溜黑烟似的忽地向杨柳青冲去，杨柳青的第一批弹子已经发尽，来不及换，展开家传的“金弓十八打”武艺，唰的一声，弓弦便向那女子的手腕拉下，这一下若给拉实，那女子的腕脉便要给她割断，成为残废。

那知这女子的身法竟是十分怪异，一飘一闪，竟然直欺进杨柳青的怀中，拢指一拂，只听得杨柳青“哎哟”一声，那把铁胎弓还在作着下劈之势，身躯却似一座石像一般，动也不会动了。就在这同一的时间，邹绛霞也已给另一个女子用点穴法制服。

江南的武功虽然早已到了第一流境界，但他心性和平，本来就不想与这班女子动手。此刻他待要动手，但是岳母和妻子已然落在敌人手中，他投鼠忌器，一时之间，方寸大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他的儿子却不知什么顾忌，大叫大嚷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欺侮我的妈妈！”向他母亲奔去。江南正在叫道：“海儿回来！待爹爹和她们说。”他的儿子也已给另一个女子擒着，那女子轻轻抚他的头发笑道：“好孩子，我们并无恶意，你妈好好的没有损了半根毫毛，你放心。我给你糖吃。”江海

天扭转了脸，叫道：“我不吃你的糖，你放我的妈妈和婆婆。”

江南道：“好，你们既然并无恶意，为何不肯解开她们的穴道？”东首那女子道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岳母的脾气，解开她的穴道，咱们还得安静吗？我们的点穴法对她并无伤害，你不用为她担心。你将你的看家本领好好的练一练给咱们瞧吧，练得好，我就放她。”

江南虽是心性和平，却也不甘受人所辱，心里想道：“这样迫我练武给你们瞧，这不是存心将我当作猴儿戏耍吗？”当下踌躇莫决，站在场心，神情甚是尴尬。

西首那黑衣女子似是知道他的心意，微笑说道：“怎么，一个人不好意思练么？好，我陪你练，给你喂招。”

“喂招”是武林术语，广义来说，是指同一家的招数互相切磋琢磨，狭义来说，根本就是指师徒或同门兄弟的练习。江南听了，不觉又是一愣，心道：“我且看你怎样给我喂招？”

他心念未已，那女子一束腰带，忽地一个筋斗翻过来。虽说会武功的女子比较豪放，但总有一份少女的矜持，所以“滚地堂”“燕青十八翻”之类的功夫，只有男人才敢使用，以女子而大翻筋斗，休说江南从未见过，连听也未曾听过！

尤其奇怪的是，这女子倒翻筋斗的身法，竟与金世遗授与江南的大同小异，她翻筋斗的姿势比江南还要好看，在半空中接连两个转身，倏的就翻到了江南的面前，而且连裙子也未飘起！

江南“咦”了一声，叫起来道：“你怎么也会这样翻筋

斗，喂，喂，是谁教给你的？”

那女子喝道：“接招，”根本就不答复他的问话，一个筋斗翻到他的面前，立即双手齐张，十指如钩，倏的向他抓下。

江南大为惊骇，这一抓正是乔北溟武功秘笈中“阴阳抓”的功夫，金世遗前几年到过江南家中一次，曾将秘笈上的功夫，拣容易学的教过他十多套，这阴阳抓的功夫也是其中之一。

黑衣女子这一抓劲道十足，双掌发出两股刚柔不同的力道，一出手便把江南的身形笼罩在十指之下，若是给她抓实，便有性命之危！江南惊疑不定，但这时却已无暇多问，急忙使出金世遗教给他的破解之法，左手五指也向那女子抓去，右手却从肘底穿出来，翘起中指，弹那女子的曲池穴。

那女子喝声：“好！”身形一飘一闪，踏的是“天罗步法”，这种步法江南还未练得到家，一抓抓空，那女子已绕到他的背后，使出“印掌”的功夫，按到江南的背心。

江南反手一掌，将那女子震开，他无意伤害那个女子，只用了五成内力，可是那女子的招数却极为狠辣，一招紧似一招，江南被她缠得心中烦恼，暗运护体神功，故意卖个破绽，那女子一掌击中他的背心，登时被他反弹出去，“蓬”的一声，重重地跌了一跤。

南面那白衣女子道：“好，我也来给你喂招！”江南喘息未定，那女子已经来到，衣袂飘飘，长袖一拂，用的竟然也是秘笈中的铁袖功夫。江南识得厉害，连忙一个筋斗倒翻避了她这一拂。

那女子如影随形，跟踪追到，江南在地上一个盘旋，那

女子三拂不中，江南蓦然跃起，呼的一声，从她头顶掠过，叫道：“喂，喂，且慢，且慢，你们的功夫究竟是谁教的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你管我是谁教的？”江南身形正要落地，她双掌一圈，又已是一招“撑椽手”攻了上来，江南心中有气，这招“撑椽手”是他曾经学过的，当下也把双掌一圈，将那女子的双掌当中分开，叫道：“你的功夫是否金大侠教的，若然咱们是同出一源，还比什么？”

那女子双眉一竖，说道：“什么金大侠，在我们眼中，他只是个害人的魔头！”天下没有徒弟骂师父的道理，她这么一骂，当然表明了她们的武功并非金世遗所授的了。

这几年来，武林中正派人士都已把金世遗当作义侠同道，无人再说他是魔头。却不料这个女子依然这样骂他，江南一听，怒火上冲，喝道：“你胡说，不看你是个女子，我就打你耳光。”

那女子冷笑道：“我偏要骂，看你如何？你这样护他，只有自己吃亏。”追上前来，向江南着着抢攻，拆到二十来招，江南暗运小天星掌力，粘着她的双掌，喝声：“去吧！”掌力一吐，登时把她震出三丈开外。江南到底是心地善良，虽然气恼她辱骂金世遗，却仍然手下留情，只是令她受点疼痛，跌了个四脚朝天。

第三个女子跃进场中，她在兵器架上取下了两柄长剑，将一柄抛给江南，说道：“我来领教你的剑法。”不待江南答话，长剑一晃，便即进招。

江南的剑法不是金世遗教的，他学过的有萧青峰所教的青城剑法，有陈天宇所教的冰川剑法，不过，都未学全，但

他得金世遗的指点，已领会了上乘剑法的精义，将这些零零碎碎的剑招贯串起来，别出心裁，却也居然成了一家剑法。

那女子的剑法甚为奇诡，可是也似乎未曾学全，拆到了三十招左右，被江南用了一个诱着，一剑削断了她的衣袖，那女子“咦”的一声，便即退下，说道：“剑法不必再试了。姐姐，你出去教量他的点穴功夫。”第四个女子应声而出，一出手便是五指连弹，弹指之间，遍布江南的十三处大穴。

在当今的点穴名家之中，本领最高的也只能在一招之内连点对方七处穴道，只有乔北溟的武功秘笈才有一招连点十三大穴的不传之秘。这女子若是在什么武林大会之中，显露这手功夫，当能震世骇俗，可是用来对付江南，那却是等於在孔子面前卖文章，在鲁班门前弄大斧了。

江南从金世遗那儿学会了十多种功夫，其他的也还罢了，这点穴功夫他已是尽得了金世遗的真传，金世遗不但将秘笈上的点穴法教了他，而且还教了他毒龙尊者的独门点穴手法。除此之外，江南又曾从黄石道人学过颠倒穴道的功夫，对点穴与防御点穴的运用，除了金世遗之外，可以说他已是武林的第一人。

江南有意将她捉弄，肩头一缩，让那女子的指尖点中他腋窝的“狂笑穴”，江南一个斤斗翻开，格格笑道：“喂，喂，你别这样！我最怕抓痒！”

这“狂笑穴”是人身死穴之一，一被点中，全身发软，若然不得及时解救，就要狂笑至气绝而亡。现在江南笑是笑了，但却并非狂笑，而且他还能够接连翻两个斤斗，这女子虽然还未算得是武学的大行家，见此情形，也知道她的点穴法未曾生效了。

那女子怔了一怔，骂道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？”江南笑道：“你知道我怕痒，你偏要抓我的腋窝，我不说你也还罢了，你却怎的颠倒说我，这是你和我开玩笑啊！”

那女子乘他不备，蓦的用天罗步法欺近他的身前，骈指一戮，戮向他胸前的“璇玑穴”，这璇玑穴也是死穴之一，而且比“狂笑穴”被点中更为危险，“狂笑穴”被点中不至於即时气绝，而“璇玑穴”被点中却要立刻身亡，

那女子本来无意将江南置於死地，她这一招只是试试江南，看他如何应付；那知江南非但不躲，反而挺胸迎上，那女子缩手不及，“卜”的一下，正正点中了他的“璇玑穴”，江南大叫一声，扑通便倒。

那女子正在后悔，江南突然一跃而起，笑道：“你也给我躺下吧！”伸手一点，那女子果然应声而倒。东首那个女子跑出来扶起同伴，但却无法给她解穴，惊起来道：“说是与你喂招，你怎的把她杀了？”江南笑道：“谁说她是死了？你瞧！”他手指一弹，一粒石子飞出，那女子给他弹中，登时手足活动过来。叫道：“好，你这点穴法果然神妙，夏姐姐，你去试他的绵掌功夫。”

第四个女子又走进场，江南气道：“怎的你们总是纠缠不休？”

那女子斥道：“休说废话，看掌！”身形如箭，倏的便到了江南面前，一掌拍下，看似轻飘飘的，但一股潜力却似暗流汹涌，突然袭来，正是“绵掌击石如粉”的功夫。

江南无可奈何，只好振起精神，和她对打，江南的内动造诣比她高深，拆到了三十二招，江南一掌将她震退，可是，江南也已经累得有点儿气喘了。

这群少女不待他有歇息的机会，第五个第六个又接续而来，第五个女子用小擒拿手和他对打，第六个女子则将几种怪异的武功交替来用，其中有江南学过的，也有未学过的，江南应付得非常吃力，但终于还是将她们打败了。

江南连败了她们六人，发现她们每人都有一样专长，有些功夫，江南虽然不识，却知道是出自一个源流，那就是乔北溟的武功秘笈。江南猛的心中一动，叫道：“我知道你们的来历了，你们是，是——”

话犹未了，最先来到的、站在东首的那个黑衣女子又已到来，淡淡说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休得饶舌！”江南道：“你怕我揭穿你们的底细不是？好吧，我知道了也不说就是了。”那女子冷笑道：“我怕你什么？来吧，这是最后一场了，且看看你的内功已练到了什么境界？对不住，我们可要两个一齐上啦。”

那女子欺近身前，蓦的就是一掌，几乎就在这同一的时刻，江南猛觉劲风飒然，又一个女子攻了到来，横掌向他击下。这少女来得极快，武功似是同侪之冠。

江南双掌一分，左右抵御，只听得“啪啪”两声，四掌相交，竟粘着了。

那两个女子同时进迫，江南但觉她们的手掌其冷如冰，不由得心中一凜。想道：“原来她们也练成了修罗阴煞功，但以此功力看来，大约最多是第五重的境界。”金世遗因为修罗阴煞功太过阴毒，虽知其法，却不肯练，江南当然更不会了。但是他曾得到金世遗传他的上乘内功心法，这七年来用力颇勤，对正邪合一的外功途径，已是初窥藩篱，虽然还未谈得上登堂入室，却还可以勉强应付这两个女子，

可是，时间一久，寒气侵入他的身体，渐渐横散，江南但觉血液都似乎快要凝结起来，只得尽展所学，默运玄功，与她们对抗。那两个女子也怪，每当察觉他有不支的迹象之时，便放松一阵，然后加紧施为，如是者数次之多，过了大约一个时辰，江南渐渐气衰力竭，不由得浑身战抖起来。

左面那黑衣女子笑道：“让他小病一场，你看这惩罚够了吗？”右面那白衣女子道：“论理来说，这小子侮辱了咱们的教主，只叫他小病一场，惩罚还是太轻。不过，念在他今天陪咱们练了许多场功夫，又有姐姐你替他说情，那也就算了吧。”两个女子同时撒掌抽身，江南浑身乏力，双腿一软，不由得坐在地上。

那白衣女子道：“这小子一向晓舌，咱们得要他一件押头。”那黑衣女子道：“不错。好，你这小子听着：我们走了之后，你可不许将这件事对别人说。你若是到处去胡乱托人，追查我们的底细，那我们可要对你不客气啦。”江南叹口气道：“祸从口出，今天我总算知道啦。以后我什么也不说了。”那黑衣女子道：“你话是如此，我却信你不过。你的儿子，我们暂时将他带去，要是没事，过了几年，再还给你。”

江南大惊道：“这怎么使得？喂，喂，纵算是我得罪了你们，却关我儿子什么事？”他挣扎着跳将起来，可是那群女子已经呼啸而去，他的儿子也给带走了。江南要越过墙头去追，却是力不从心，碰着围墙便跌下来，隐隐还听得他的儿子在叫着爹爹。

杨柳青两母女的穴道尚未解开，江南盘膝坐了一会，精神稍稍恢复，走过去看，幸而那女子用的不是重手法点穴，